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89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89

■版權所有■

主 作 譯 押 出

編：梁
者：邁
者：張
圖：陳

契 實 斯

主 容 特 秋 民

發行人：林

獻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律

印刷：中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臺北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請勿翻印■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序

人類文明的開展是賴許多許多人的聰明勞力來推動的。數千年來，或速或慢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才有現代文明這樣的局面出現。以後也將不斷的繼續進步。

文化的範圍很廣，「進步的觀念」是否可以應用到文化的各個部門，很是個問題。我們可以說，文化任何部門，如果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是登峰造極，不可能再有進步，甚至只有退步的可能，我們也沒有悲觀的必要，因為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各個部門的成就往往會推陳出新以另一種姿態出現。長遠總括的看起來，文化也是進步的。

歷史可以證明，文化或文明的進展，固然受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但是出類拔粹的人物之創造與倡導實在是應居首功。譬如建築，木匠瓦匠不可或缺，而創意繪圖的建築師却更為重要。無論什麼工作都迫切需要才能出眾的領導人物。我們不可忽視人民大眾，更不可忽視的是領袖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的品質。人民是跟着領袖走的。在政治方面，我們侈談民主，其實越是民主的國家越需要領袖，而且是英明的領袖。在文學、藝術、政治、軍事、科學、哲學等等方面，其多彩多姿的成就都是屬於一些傑出的名人與偉人。

卡賴爾於一八四〇年五月在倫敦作了一連串的演講，題目是『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中的英雄事蹟』，他從六方面分別論述英雄的意義，作為神祇、作為先知、作為詩人、作為

梁實秋

教士、作為文人、作為國王。假使他沒有受他那時代的限制，我想他還會擴大他的「英雄論」到更多的方面。他的主要論據是說偉人與人民大眾之間存有一種神聖的關係，偉人是受上天的稟賦，具有領袖與英雄的才幹，人民大眾必需對他表示崇拜與服從。這位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先哲，在我們現在看來，也許嫌太武斷而迂腐，但是他的「偉人論」的基本論據是無可非議的。他說：「歷史即是偉人的傳記」，因為歷史是偉人創造出來的。一部歷史若把「本紀」、「列傳」去掉便所餘無幾了。孫中山先生所謂「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或「知難行易」之說，我想也不是有意區分等級或忽視大眾之意，而是強調領袖人才的重要。

傳記文學之重要，人所盡知。一方面可以看出文明文化之優秀的成就及其變化的痕跡，一方面從英雄偉人之艱苦卓絕的奮鬥經過中亦可獲得靈感，使頑者廉懦者立。我久已想望一套通俗的中外名人偉人叢書供年輕學子及一般人士閱讀。近承名人出版社林獻章先生出示其「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計劃，選中外名人一百二十位，其傳記資料一大部分譯自日文圖書，又一大部分譯自英文圖書，亦有一部分為特約撰寫者。請看這部書……史懷哲之自傳，即可見作者用力之勤，於「後記」中聲明其資料之來源，譯筆流利可誦，趣味盎然。我確信讀者披閱這部叢書的時候必能證實開卷有益一語之不虛。故於欣喜之餘樂為之主編和作序。

我確信讀者披閱這部叢書的時候必能證實開卷有益一語之不虛。

因為「三三草」中常常談到讀書與出版之類的事情，有些青年朋友便誤認為我是有關出版的行家，因而找我來談出版業的經營之道。我總是勸他們要慎重考慮，不可貿然嚐試。出一本書，辦一本雜誌，都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大約半年之前，林獻章先生拿了一套計畫來說，他決心要出版一套「名人偉人傳記全集」，列出來的人物有一百二十位之多，每人一本。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的建議，也還是請他慎重考慮，不要貿然著手——記得我還勸他，何妨一本一本慢慢來，作了多少是多少。當然，我的顧慮是，萬一情況並不似想像中那樣順利，則小計畫就比大計畫要有彈性得多。

林先生很謙虛也很誠懇，他說他會再好好想一想，但仍表示了他要把這套計畫早日付諸實施的決心。

過了沒有多久，第一、第二批偉人傳記共二十種，都已送到了我的手上。年輕人辦事不僅有衝勁、有勇氣，而且也頗有步驟。

我向來很喜歡讀傳記，倒並不限於名人偉人。林先生所選的人物，有的是文學家，如托爾斯泰、安徒生；有的是政治家，如達爾文、巴斯德、居禮夫人；有的是藝術家、運動家等等。他們之所以出名或偉大，都是由於對人類歷史曾具有某些卓越的貢獻或深遠的影響——而這影響還不止於「天下大事」，而是重在對人性的提昇、對人心的啓發，這是最生動的「人格教育」。這套書由名人出版社印行，梁實秋先生主編

，都是根據外文的傳記翻譯而來，譯者各冊不同，每一本約在二百頁左右，都有圖片配合。大部份都是自傳體，所以讀來親切有味，的確是勵志敦品的好書。

一般說來，文字以淺顯曉暢為尚。敘事以簡單明白為主，不僅適合青少年作為課外讀物，就是成年讀者，對此亦有「如對良朋」之藥。當然，如果就精密精確而言，可能尚有不足。像托爾斯泰的傳記，有的是上千頁的巨著；但我想除了「情有獨鍾」的讀者之外，我們能為某一個歷史人物讀他二百頁的自述，也就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認識了。

名小說家伍爾芙女士 (Virginia Woolf) 曾說：「如果我們認為事實的真相，應該像花崗石一般堅實，千古不變；人物的性格則是像彩虹一般的變化多端。而傳記則是要將這兩者融合為一個天衣無縫的整體，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實在是一個艱難無比的問題。」

歷史的事實，興亡治亂，已有千古定論，歷史一筆寫定，不容任意翻案。但創造歷史的是人，而人的性格猶如多采多姿、瞬息變化不居的彩虹。如何在不變中看透其變，又如何從變易中理解不變的前因後果，這的確是極困難而又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讀偉人傳記不見得完全是為了「見賢思齊」，但至少它可以促進我們對歷史，對人性更深一層的體會，從而使我們胸襟更開闊、志節更高尚，而且覺得作一個好人、一個有益的人，真是有味道。(69年9月15日聯合日報)

“書好的品敦志勵是確的，味有切親來讀”

K815
89
831

港台書室



90101904

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麥克阿瑟

教士嶺之役.....	五
家世.....	九
亞塞第二.....	二
童年.....	五
西點軍校生.....	六
亞洲之行.....	四
嶄露頭角.....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	四
軍校校長·····	五
總督菲律賓·····	六
太平洋戰爭·····	八
反攻菲律賓·····	一三
再造日本·····	一七
韓戰·····	一七
撤職召回·····	一七
老兵不死·····	一四
後記·····	二一
年表·····	二三



教士嶺之役

教士嶺俯瞰著察他奴加市，但是很少人會羨慕它。因為廣闊的新月形山峯，矗立於水平線上，固然十分壯麗，但是從山頂眺望城市卻平淡而單調。

污染曲折的田納西河，毫無生氣的環繞著市中心。平伏的橋梁跨在河上。轉軌引擎穿梭於火車站，解開貨車，拴住列車，忙個不停。

察他奴加已成為一個工業中心，高高的煙囪，放出濃濃的煙霧，立在山峯邊緣，就可望見青年商會大廈，桂格麥片廠和中央大豆廠，三家銀行，一家製造核子反應爐的電氣組件的工廠，還有許多醜陋的水塔。山麓的住宅環境，十分簡陋。因為小康之家都移向高地，包括傳教山脈在內——雖然那兒被六線道的七十五號州際公路所橫貫，大部分地區還算寧靜舒適。

一個微雨的星期二傍晚，山林變色，那是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田納西州的南方聯邦軍的布拉克斯頓·勃拉葛司令，帶著四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名士兵佔領了傳教山脈。穿著灰色軍服戴著步兵便帽的哨兵，巡邏著山嶺，山邊排列著青銅加農砲，砲口向著

一千呎下面的城市，那裡駐紮著坎伯蘭的北方合衆國政府軍隊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九人。雖然統率他們的是林肯總統的最優秀將領：格蘭、修孟、夏立敦、賀克、湯瑪士等，但卻被勃拉葛所圍困，糧秣缺乏，殺戰馬充飢。格蘭一籌莫展，祇有督促部下，於翌晨試探敵情。

星期三黎明，天空晴朗，修孟的軍隊處於勃拉葛聯軍右側峽谷中，進退不得，要求派遣援軍，聲東擊西以解圍困。北方政府軍中能採取這項救援行動的部隊駐紮於市內胸牆後方，正候命待發。

下午三點三十分，格蘭傳令：圍攻山麓南方聯軍的槍窖——正是勃拉葛的中線。奉命攻擊的政府軍中有威斯康辛州的第二十四團，其中有一位壯健的副官，密爾瓦基人，十八歲的亞塞·麥克阿瑟。

不久，格蘭的軍隊很順利地奪下了槍窖，但迫於山頂砲陣居高臨下的優勢，格蘭不得不下令立即撤退。但是，政府軍並未後撤，反而向山頂前進。（傳說當時費爾·夏立敦喝乾瓶中最後一口酒，把瓶擲向山坡，大喝一聲，揮動軍帽，直奔上山，一萬八千餘名士兵，以爲是衝鋒信號，也隨著向上衝去，前仆後繼，勇敢非凡。）

格蘭看見士兵不聽命令，立即帶轉馬頭，憤怒地詢問湯瑪士：「誰下令他們前進？」湯瑪士回稱不知——他當然不會知道。

格蘭轉身又詢問戈登·葛萊治將軍：「是不是你下令前進的？」

葛萊治答道：「不是，他們沒有奉令，自動前進。」

格蘭怒氣冲天，自言自語道：「好，假如不出紕漏，那就沒事。」

此時，聯邦政府軍已有六十團隊衝上山頂，威斯康辛的二十四團隊也是其中之一，南方聯軍猛烈反抗，傷亡無數。二十四團的旗手，欲將團旗插上山頂，不幸遇難，第二名又未成功，年輕的麥克阿瑟奮不顧身，接下旗桿大呼：「上前，威斯康辛！」。他滿面砲灰，血染征衣，最後爬上山嶺，插下團旗，其他團隊亦於同時佔領山頂，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爲修孟進軍喬治亞鋪路。

後來卡爾·馮邦白少校報導：「威斯康辛第二十四團團旗首先插上山嶺，令人快慰。全是一個青年的功勞。」麥克阿瑟的團長於報告中說：「我想沒有人會反對他是在戰場上表演最出色的一員，值得給與最高獎譽。」

如今，在第七十五號州際公路旁數百呎上面的山頭，離開當年勃拉葛的司令部約六十五呎處，有一塊不引人注目的石碑，矗立一邊，刻著：

「威斯康辛，步兵第二十四團，第二旅，第四分隊。」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

陶格拉斯·麥克阿瑟於一百年後講述當時的情形道：當天下午五時後不久，夏立敦到達現場，他擁抱著年輕的副官，嗚咽著對其他的同胞說：「要好好照顧他，他剛得到了名譽章。」事實上，這個名譽章，被來往公文耽擱了，直到二十七年之後才頒發。

說實在的，這個少年，真是勇敢，他十七歲那年，戰爭爆發，卽投身入伍。他身爲麥克阿瑟

家族的一分子，又是一位法官的兒子，自覺應爲國效勞。他的父親寫信給林肯，要求將他兒子送入軍校，參議員傑姆斯·R·杜立德把亞塞帶進白宮。總統解釋西點軍校候補軍官目前無缺，十分抱歉。法官又在密爾華基施展政治手腕，一八六二年八月四日，亞塞終於被任爲陸軍中尉，並成爲日後爲他統率的聯隊副官。

亞塞被稱爲「娃娃副官」，他的司令官怒吼著：「我要寫信給州長，換一個成人的副官，不要小孩子！」但是，他作戰時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在潘里維爾，夏立敦稱讚他勇敢，並把他的軍階升級爲上尉。第二十四團對他的考核是：「立即瞭解情況……深具信心，集中精神整頓團隊。」

他在教士嶺打了勝仗，埃德溫·B·巴森斯上尉寫信給麥克阿瑟法官：

「亞塞真是了不起，他似乎什麼都不怕，可在叢林中跟一羣猛虎打鬥，他成爲團隊的英雄。你知道的，現在軍官有缺，要投票補充，亞塞已被一致通過，升爲少校。」

此後，南北戰爭中，亞塞·麥克阿瑟屢建奇功，十九歲已擢升爲上校，威斯康辛盛傳「娃娃上校」的佳話。

內戰結束後，亞塞回顧自己的勳績，歸功於察他奴加一役，抗命登山殺敵建功。所以，日後即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訓示他的愛子陶格拉斯。

家世

「娃娃上校」實在應該正名為亞塞·麥克阿瑟第二，而我們這本書的主人翁陶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一是麥氏一家最顯赫的名字。他的祖父、父親、哥哥和他的兒子，都被命名為亞塞，分別是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

麥氏一家，歷世飽享盛名。目前的一支，可追溯到一八二五年亞塞第一，當時他只有十歲，跟着寡母自出生地格拉斯哥到麻薩諸塞州的芝可比瀑布城。

相傳麥氏祖先為六世紀時的不列顛人，曾率領基督軍抵抗入侵的撒克遜族。另一傳說，追溯到另一個亞塞，是亞皆爾的皇帝艾登·麥克格拉勃朗之子。照這樣說，麥氏在八、九世紀時，應為高地居民，第三傳說認為查理曼大帝是陶格拉斯·麥克阿瑟的祖先。

這些都是臆測之說，但是從發掘出的石碑看來，麥氏祖先曾參與十一、二世紀的十字軍戰爭並因而犧牲。而其後代又曾回到森格蘭定居，因為十三世紀時，這一家族在古老的伽摩朗伯爵轄區擁有不少產業。起初頗為興旺，迄一四二七年，約翰·麥克阿瑟因反抗蘇格蘭君主詹姆士一世而被殺，遺族遂遷居格拉斯哥避禍，最後移民美國。

到了新世界後，麥氏又開創出一番新天地。麻薩諸塞州湯頓城裴爾吉家的莎拉·巴奈·裴爾吉就是陶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外高祖母，邱吉爾和羅斯福兩家都是她的親戚，算來陶格拉斯還是

溫斯頓·邱吉爾的第八表弟，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第六表弟呢！

在芝加哥瀑布城長大的亞塞·麥克阿瑟第一就讀於威斯萊陽大學和安和斯脫學院，又在紐約專修法律，於一八四〇年取得麻薩諸塞州律師資格。一八四四年和莎拉·裴爾吉的孫女兒奧瑞莉亞結婚，翌年六月，亞塞第二在春田城出生。當時亞塞第一的律師業務十分旺盛，他和戴尼爾·韋勃司特和羅夫斯·卓德等名律師打對臺，成為漢普敦郡的公共行政長官和麻薩諸塞州的西部軍區的軍事法官。

亞塞第二四歲時，全家遷居密爾華基城，一八五一年亞塞第一被推選為市檢察官，他四十歲那年，民主黨要借重他，推選他為威斯康辛州副州長，後來州長因被控選舉舞弊，引咎辭職，即由他接任，但他在職僅五天，即因法院宣判共和黨勝利而去職。卸任後，重操律師業。於一八五七年，當選為威斯康辛州的第二巡迴法區的法官。在蓋次堡戰役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又當選連任。李將軍投降後，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派他為參加一八六八年路易·拿破崙的巴黎博覽會的美國代表團團長。普法戰爭後，格蘭總統又任命他為聯邦政府高等法院法官，卸任後即專心著作，兼任法律學校評議員。當時，他的次子佛蘭克畢業於哈佛大學（一八七六年），克紹箕裘，擔任地方檢察官。在他孫子陶格拉斯的回憶中，亞塞第一是一個長著絡腮鬍子，有英雄氣概的人物。

「高大而英俊，性情和藹，精力充沛，出名的不苟談笑，可是我很愛傾聽他講的軼事奇聞，百聽不厭。」

老祖父教訓他的孫子：「非必要時，少開口爲妙，講得越少越好。」有一次又給了他另一種教訓：玩撲克牌的時候，陶格拉斯拿了四張皇后，把所有的錢都下了注，攤牌時，老祖父的一手是四張國王，趁機教訓他道：「孩子，一生中沒有一件事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

麥克阿瑟法官夫婦，在佛羅里達州洛克萊治過冬，在大西洋城避暑，最忙的歲月是在華盛頓北街一二〇一號時，年輕的陶格拉斯經常眼見那批顯貴豪富——實業家、教授、衆議員、參議員、政府官員和法院推事法官們，絡繹不絕的登門拜訪。他體會到老祖父的威嚴與受人尊敬的程度。有一次，老祖父在大西城眺望浪潮時，又教訓他的孫兒們，人生中有某些東西或許是相對的，唯獨家族的分子在世襲的社會地位中，是近乎不變的。這個教訓的例子，就是他的兒子「娃娃上校」此時已不再是「娃娃」，也不是上校了。

亞塞第二

阿堡瑪托斯——南方聯軍向政府軍投降之處——使亞塞第二的生活徹底改變。內戰結束，威克斯康辛第二十四團亦隨之解散，亞塞計畫攻讀法律，不久又因邊境印第安族作亂，而被迫暫時放棄，重編入正規陸軍任少尉軍官，旋即升中尉，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進階上尉。

亞塞在駐邊界期間，鎮壓騷擾、排解糾紛的生活十分枯燥，偶然有騎者帶來郵件，騎隊過境

小休。每天的大事是薄暮時的降旗典禮，儀式非常隆重。晚間熄燈號前，大部分人都以飲酒消遣，也有些人利用餘暇攻讀寫作。據高級副官署報告透露，亞塞·麥克阿瑟在駐邊境期間，潛心研究政治經濟，探討殖民地時期及革命時期的美國歷史，比較英國和美國的憲法，廣泛研究各國文化 and 制度，攻讀各名家如吉朋、麥考萊、沙繆、強森、湯瑪士、馬爾薩斯、大衛、列加度等的著作，即將接受華盛頓國家法律學院的法律博士學位。

亞塞·麥克阿瑟較麥克阿瑟法官更為嚴肅，但他時常表露一下他的機智。陶格拉斯晚年時追敘了一段他父親在新奧爾良市軍事法庭任職時的往事。一位棉花經紀人急於借用軍方運輸設施，於是將鉅額現金留置在他父親桌上，並介紹一位南方美女供他一宵之歡。亞塞不爲所動，將詳情電告華盛頓當局，並宣稱：「已將現金交存國庫，請求調職，以免終被蠱惑失職。」

他堅定而未屈服，但下次到該市時，卻墮入情網，對方爲二十二歲的淑女瑪麗·品克耐·哈代，恰好是維吉尼亞州諾福克棉花經紀人的女兒。

八年後，第十三步兵旅由玻蓋斯底堡調赴新奧爾良市的傑克遜兵營。這一對夢中情人在狂歡節最後一天的舞會上又遇見了，經過一年的情書往來，他們於一八七五年的五月，在新娘家中舉行婚禮。新娘的兩個哥哥，畢業於維吉尼亞州的軍校，曾追隨李將軍作戰，拒絕參加婚禮。

品姬·哈代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孩，她也正需要以剛毅的精神去適應她的新生活。她曾接受過爲人妻的教養，但不是軍人之妻的教養。除了儀態動人外，她最擅長的是舞蹈、刺繡、水彩繪畫和瓷器裝飾，這些沒有一樣適合於隨軍駐防的軍人生涯。有一次他們要跋涉三百哩，橫貫新墨

西哥的沙漠高原——八個烈日當空的白天和八個蕭瑟的夜晚侷促在軍車中。亞塞曾要求調任公使館武官，格蘭總統雖表同情，但礙於國會和新聞界的敏感批評，未敢循私。

品姬懷孕時，祇得留在娘家待產，所以長子亞塞第三和次子馬爾康都是在外婆家出生的。那個時代，醫藥尚不發達，生產和撫育孩子都是戰戰兢兢的。馬爾康五歲時死於麻疹。第三個兒子陶格拉斯·麥克阿瑟於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在防地道奇堡出生。

防地生活對男子來說已不勝其苦，對婦女來說——尤其是像品姬那樣的婦女——更是受苦受難的地方。夏天，酷熱而易於染病，冬天則嚴寒難耐，並且常在印第安人的襲擊威脅下。這種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她竟能忍受下來，實在歸功於她的勇敢，或許也是當時社交鍛鍊出的力量。經過十年奮鬥的日子，她勇敢地辛勤工作，手足胼胝，眼看著美貌消逝，但是她卻仍昂首自豪。一八八五年秋，她丈夫的職業前途，透露著一絲曙光。賽爾登堡的例行考核後，視察員向上司報告說：「麥克阿瑟上尉給他的印象好像是大材小用，因為他熱心於完成任務。」

這次表揚終於使他被調往里文華斯的步兵騎兵學校，那邊有比較像樣的軍官宿舍，並且小孩也可上學。而最重要的是該校的司令官是位少將，二十三年前，在茂弗利司保盧戰役時，曾爲他記下「冷靜沉著」的評核。此時，亞塞已有一位高階層的朋友。事實上，他有兩個朋友，另一位是麥克阿瑟法官。他即將自法院退休，爲了要保持他家的名聲，乃決意插手活動，暗中多方拜託。最後，一封要求詳估麥克阿瑟上尉能力的密件到達里文華斯，司令官覆文答稱：